山坳行记

■ 高申杰

山坳探幽，首先被小山坡上的“福兴花海”留住我们的脚步。

曾经，这里有座轮窑，因污染环境，后来被废弃了。随后清除了瓦砾碎砖、铲除了枯草衰杨，培植了150多亩鲜花。从此，格桑花、绿梅、百合、郁金香、金丝黄菊、粉黛乱子草等多种花草在此落地生根，嫣然生长。花草，给这片芜杂荒寂的山坡披上一件霓裳。游走在五彩缤纷的花圃里，“玉兔”竖耳静坐，“白鹅”曲项朝天，蘑菇诧然冒出，茅屋超然特立……这些玲珑精巧的工艺和配景，与花圃相辅而成，相映成趣。粉黛乱子草中间嵌着一条彩色小路，跟随迷蒙的花草铺展，起伏，蜿蜒。人行道路上，人立花草间，恍若走在七彩霓虹上，置身云蒸霞蔚的世界。

这座小山坡，是那些重重叠叠大山的山麓，是那些大山挥舞如椽巨笔拖下的笔锋。那些大山，山体相连，顶峰独立，出名的有铜盆山、莲花石、响鼓石、走马岗、拦关山、象鼻山。山峰高低不一，形态各异，各领风骚，一山一世界，一山一传奇。

这里的山，不能说“崔嵬”，但是连体围圈站立，把村落和田畴安详地围护在中间。

竹，与山共存，凡山皆有竹。远看，苍苍莽莽；近观，重峦耸翠。一杆杆深扎土壤的冷篁翠竹，窈窕挺拔。浓浓的竹冠，高高擎起，郁郁葱葱，平静时，好似雍积的豹头云；风过处，轰轰作响，宛若涌动的冲天浪。山体土墒肥沃，水分充沛，毛竹长势健旺，竹节一拔就是尺余，宿的藏青色，嫩的淡绿色。那些宿竹，在竹竿与土壤交汇处，长着一圈根须。细的，像太白金星古宿的长髯，粗的，像百岁老人手背上暴突的青筋，在地表或出或入，或隐或现。在根根毛竹的缝隙中，钻出许多笋儿，萌萌的，探头探脑。一场春雨一场欢，这些小可爱削尖脑袋噌噌噌地往上长，儒雅清纯得像书生，一身青衿白袷。揭开外套，再剥开“府绸衬衣”，露出白白胖胖、光溜瓷实的小鲜肉。“箨落长竿削玉开，君看母笋是龙材。更容一夜抽千尺，别却池园数寸泥”，这是李贺的诗。这位爱写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的“诗鬼”，却写出咏笋这般优雅闲适的诗句，由此看出，诗人特别喜欢竹笋，还居然夸它是“龙材”呢。

山，给人的印象总是阴幽，神秘。隐藏在深山里的村落，就更使人好奇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通往一个叫上冲的村落，山路逶迤，九曲回肠，山路十八弯。一路上，翠筠相伴，野花扑面。村落依山而建，平房与小楼鳞次栉比，在翠竹拥抱中，葱茏氤氲，绿意养眼。古往今来，爱竹者甚蕃，其中宋代苏东坡尤甚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无论哪儿的竹景，都毓秀天成，给风景平添几分风韵。

村旁有口深潭，令人生畏，应该是山洪多年冲击的天坑。潭水清冽明澈，但水下深不可测。岸边伸向水面的石条，一村妇正在“啪啪”捣衣，怡然劳作。衣物在水里摆动，泛起朵朵浪花，荡漾开去，水圈变成涟漪，把周围五颜六色野花的倒影轻轻揉碎，艳了满潭清水。花丛中，一股山泉流过，流入深潭，玲玲琅琅。

群山环抱之中，有个最大、最古老的村落，叫黄屯。黄屯，起源于东汉末年出生此地的农民起义领袖黄穰。黄穰当年在此屯兵，后人纪念他，便把该村称为黄屯。黄屯始建唐代，后经扩建，以至今日规模，形成古街，现尚存明代房舍3间，清代房舍108间。

走进古村，小巷弯弯曲曲，细细长长，有戴望舒笔下雨巷的神韵。老屋旧舍一色青砖小瓦，飞檐翘脊。街巷青石墁地，人走在上面，仿若踏在历史的册页上。小巷两边，商铺与作坊排列，旗幡招展，有篾匠加工室，有竹雕室，有篾器店，有面点小吃部……面点传承饮食文化精髓，讲究色香味形四全，其中黄屯大饼和米饺“大弯腰”香飘五洲，享誉四海。2022年，中央电视台《味道》栏目组专程来此山旮旯录制节目。

古村的竹文化深邃、绚丽，底蕴尤为深厚。“张长江艺术馆”是盛开在这块热土上的一朵奇葩，是古村里的一座竹雕艺术宝库。1994至1996年间，北戴河万博文化城举办中国竹文化展览会，张长江的微雕竹扇《和鸣图》，以极微至美的雕技打破吉尼斯纪录，载誉国内外。竹编、篾器，是黄屯的传统工艺。走在街巷里，看到好几家的老人在侍弄竹丝、竹条、竹片，编制簸箕、筛子、畚箕出售。他们现在无需用篾刀剖篾刮篾了，机器代替了低效的手工。

在深山幽谷间，还有几座现代化小工厂，剖竹机、刮篾机嗡嗡嗡嗞嗞嗞地低吟浅唱，演奏一曲曲时代乐章。车出来的竹丝，细如发丝；刮出来的竹片，薄如蝉翼。竹丝、竹条、竹片这些半成品，成了现代篾器商家和竹编工匠的抢手货。在竹器加工厂里，除了竹篮、竹笸箩、竹垫、竹席这类传统竹器，还有竹画、竹雕玩偶等工艺品。在一家竹器店里，一位耄耋老篾匠正蹲在地下编席，他一面编织，一面娓娓而谈，谈黄屯毛竹的日用价值，谈黄屯毛竹的前世今生。他说年轻时，曾与街坊邻居一起用毛竹扎过一条龙灯，活灵活现，尊为神祇，平时恭放庙堂，到“杨公祭日”（农历正月十三）那天，请出来舞耍，祭奠杨令公（杨家将主帅杨建业），禳灾祈福。抗日战争胜利那年，他和黄屯乡亲一起用毛竹扎了一条36节巨型彩龙，敲锣打鼓狂舞了几个彻夜。近几年春节，在当地组织的龙灯大赛中，黄屯龙灯舞出龙灯文化，舞出龙灯风采，舞出龙灯民宿，舞出龙王之气。

黄屯的传统竹文化和竹器工艺，也正以铿铿的跫音踏在时代的节拍上。那些老把式，在晚辈年轻人的关注下，也玩起了电商新科技，把山坳的美景，山坳的竹器，山坳的美食挂到网上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屏幕上，惊艳五湖网友，招徕四海宾朋。

在庐江县龙桥镇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那花，是竹的姊妹；那竹，是山的旗帜；那山，是大地的脊梁；那村落，是山的心脏。那花，那竹，那山，那村落，在新生活的滋养下，一定会孕育更多的灵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庐江县盛桥镇中心学校）

扫码阅读更多内容

图书市集助益文化阅读

■ 周慧虹

有社会科学、文学名著、青少年读物、教辅读物等重点类别的优秀书籍，有学生文具、非遗文创、文房四宝等多元化产品，还有温馨典雅的免费阅览体验区域，以及“巧手捏面人”等公益讲座及现场体验……报载，近日北京市新华书店走进大兴区采育镇开展“品书香 享文化”图书市集活动，吸引不少读者选购图书、踊跃参与。

伴随移动网络的飞速发展，如今越来越多人倾向于电子阅读，偏爱网上购书，各地实体书店生存维艰，纷纷探寻逆袭之路。在此形势下，不妨更多地组织开展图书市集这样的活动。借助于图书市集，深藏“闺阁”的优质图书得以近距离牵手各层面读者，不但为读者创造了更多阅读消费便利，也能有效助力实体书店拓展市场，赢得口碑。

图书市集并非单纯承担售卖功能，作为一种流动的卖场形态，这一形式正在成为城市商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部分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。参与图书市集的人们，沉浸在热闹又轻松的氛围中，在书摊前驻足流连，与同样爱书的人沟通交流，带来身心愉悦的满足感，这是举办图书市集的“现场”意义。

图书市集在国外有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比如巴黎塞纳河边的“十里书市”，早已享有盛誉；伦敦滑铁卢桥下的南岸旧书市集、美国马里兰州的肯辛顿街头书市等，也日益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旅游名片。在媒体、通信、信息都极为不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国许多地方也曾出现过逛书市的热潮，滋养了一代“文艺青年”，增加了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。

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离不开书籍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书店在创新中守正、在前行中传承，一方面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、现代经营理念，帮助书店凝聚人气应对冲击，另一方面，也要有意识地探索创新有益的经营方式，让类似图书市集的新举措广泛深入日常生活。如图书市集在各地渐成常态，经营形态更加丰富多元，市集的参与者日益增多，当然会助力书业经营与全民阅读迎来更明媚的春天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长治市分行）

振钟 ZHEN ZHONG

犁向春天

■ 孙邦明

立春日，时令蹁跹，犁向春天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乡村从欢腾中迈开了春耕的脚步。休憩一冬的农具，纷纷从老屋的犄角旮旯里走出来，抖落满身的灰尘，露出古铜色的身躯，在篱笆院的春阳下重铸锋利，整装待发；爬满锈迹的刀锋，被老父亲擦拭得雪亮，生出道道的熠熠光辉；稻谷磨损的箩筐，又被编织得齐齐整整，等待着开春的号角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春雨淅沥绵长，弹拨草木的琴弦，润醒冬眠的广袤土地。春风拂过，小草一骨碌地醒来，掀去枯黄，泛起点点的嫩绿，这是大地开春的表情，亦是新季农耕的发令声。蓑衣斗笠游动在大地上，繁芜的泥土，皲裂的田埂，蛰伏的枯草，被农人们的铁锹修理一新。清淤的沟渠沉淀出清澈，波光粼粼，看得见鱼儿的浮游；静谧的河水渐散去沉默，开始喧哗。蓄水、泡田、沤肥，土地热身，恢复地力，蓄势生长出人们最期待的丰获。

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桃花争春、黄鹂鸣啼、燕子衔泥，春意一片盎然，铺陈在旷野中。老耕牛走出牛棚，抖擞精神，奔向田野，奔向希望。老父亲卷起裤脚，迎着春阳，扛着犁弓与老耕牛迈向诗意的远方。

套柜，拴犁。一人一牛，一前一后，站立在熟悉的土地上。父亲手中的鞭子高高甩向天空，“啪”的一声铿锵，耕牛昂起头，四蹄没入泥土，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冲向目标。休憩一冬的土地，随着挽犁翻起层层浪花。

土地打开，万物欢腾。鸟儿从远方飞来，追逐春天的美味；蛰伏一冬的蚯蚓，也纷纷翻出泥土。这些大地的生物啊，在犁向春天的时光里，欢呼雀跃，合奏着乡村农耕的圆舞曲。

曾经，犁儿离不开土地，土地也离不开犁儿。离开了土地，犁便失去青春的光泽，失去锋利的力量以及卷出“千层浪”的辉煌；土地，因犁的开垦而爆发惊人的矿藏，于是有了春生夏长和秋收冬藏。犁，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。一季休憩，三季奔跑。犁，在春天里开跑，打开土地心扉，掀起万物勃勃生机、稻浪滚滚的序幕，在人世间播种下最美的自然。

如今再回故乡，科学种田，科技助农，机器轰鸣的农场时代，乡村告别了人工和畜力的旧时光。犁退出了江湖，守望着老屋，隐身儿时的记忆中，化为一缕忘不掉的温暖乡愁，时时轻吟浅唱地萦绕在心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含山县林头中学）

鸟语花香 王 文/摄

我的故乡我的湖

■ 张新文

久居江南，时常会在梦里想起故乡，想起故乡那代代相传的歌谣：“登浮山，望五河，五河五条河，淮、浍、崇、潼、沱……”

我的故乡在皖北的五河县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因水资源的丰沛而有了“湿漉漉”的名字。“五水”，就是流经五河县的五条河流，像五根长长的、曲折的藤蔓，在皖北富饶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延展，藤蔓上还结出丰硕的果儿——湖泊，比如香涧湖、天井湖、张家湖、沱湖……

家乡的湖泊多，那是我所爱的。若说其中最爱的，一定是沱湖了，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是喝着沱湖的水长大的。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水上村，后来逐步发展壮大，就有了水上乡，也就是现在的沱湖乡。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，听老人们讲，先民们过去都是渔民，家家一只船、一张网，风里来雨里往，捕鱼为生。后来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，村民们在岸边有了土地，建房定居，忙时种地，闲时捕鱼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记忆里的沱湖碧波荡漾，鱼跃虾跳，螃蟹弹拨着芦苇的琴弦，鸥鸟合唱着绝世天籁。沱湖湿地芦苇浩荡，间杂着荷花和菱角，小船划过芦苇丛，惊飞满天的鸥鸟……

长大后，我去了外地读书，再返乡时，沱湖却变了样。那年暑假，老远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建筑立在水面上，问了乡亲才知道，是水上餐厅。芦苇每年都在减少，竹竿和围网不断增加——经营者们打起沱湖的主意，他们把结实的毛竹插入湖里，再围上拦网，纷纷开始螃蟹养殖。每到夏季，上游还有污染流经湖里，常有死鱼、死蟹虾漂在水面……我怀念那汪曾经碧绿的清波，于是开始逃离，在异地工作以后，就很少再回故乡了。

故乡不仅是水乡，也是民歌之乡，地方民歌《摘石榴》家喻户晓。一次，在一期探访五河民歌的央视节目中，我偶然看到了沱湖，也听到了久违的《摘石榴》，一湖碧波荡漾着歌声，“姐在南园摘石榴，哪一个小讨债鬼隔墙砸砖头，刚刚巧巧，砸在我小奴家的头上哟……”歌声勾起了满腔思乡情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待到十一长假，我迫不及待地带着家人回乡。车子从五河西下高速，眼前的家乡彻底变了样，路路通、村村通，处处是成片的花儿和婆娑的绿化树。我把车停在堤坝上，眼前的沱湖比电视里看到的还要美！水上餐厅没有了，满湖篱笆样的围网没有了，记忆里腐烂鱼蟹的难闻气味没有了，芦苇、荷还有水鸟们也都回来了。正是收获螃蟹的黄金时节，一只只船儿满载而归，蟹肥人欢乐。远处飘来歌声，“沱湖水清，沱湖美哟，风清气正党来领哟”，是过去从没听过新歌，歌声也是乡人的心声啊！

岸边有了步行通道，还有鹅卵石铺就的健身道，游人如织。不远处的朱元璋品蟹亭下，几位老者正酌酒一杯，品蟹话沧桑。

我把湾在湖边渔船解开缆绳，娴熟地摇起双桨划向湖心。先过芦苇荡，密密的芦苇像城墙，保护着这里的水鸟；像朴素质朴的万千乡民，坚守着自己的领地……时有野鸭游弋在船头，即便木桨激起水花，它们也不会扑棱着翅膀飞走。过了芦苇荡，就是菱角的天地了。从湖面摘得几个菱角，轻动指尖，绿皮便开了口，白生生、鲜嫩嫩，脆甜的三角菱就入了口。过了菱角的地盘，湖水渐深，开始还有丝丝缕缕、长发似的水草在水下倒向水流的方向，慢慢地，这些都看不见了，只有一汪碧波在眼前荡漾……

我把桨横在船头，掬一捧湖水入口，甘爽入心！水绿了，天蓝了，有了青山绿水，就不愁没有金山银山。

我的故乡我的湖哟，永远是我梦绕魂牵的地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太仓市作家协会）

闲章之美

■ 钱续坤

朋友中有几位是篆刻高手，稍有闲暇，我喜欢到他们的坊间造访。那些阴刻的行楷、阳刻的隶书、镂刻的狂草，握在掌心似乎并不怎么起眼，却件件都是艺术品。朋友说：“这些印章美则美矣，其实最有味道的，还是那些含蓄隽永的闲章……”

对于闲章，我并不陌生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因为编辑文化方面的史料，我有所涉猎。闲章，是指镌刻姓名、斋室、职官、藏书印等以外的印章，由秦汉时期刻有吉祥文字的印章演变而来，宋元以后风气颇盛；到了近代，闲章更是发展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闲章一般包括“引首章”“压角章”“吉语章”“警言章”“收藏章”“鉴赏章”等诸多类别，形式不拘，大小不一，一般或大于名章，或等同于名章。正是由于方寸的局限，闲章不能精描详述，只能凭靠篆刻家的才识，出语新颖，简洁典雅，既可直言剖白，亦可隐言折射，或摘引警言吉语，或自创诗词文句，或尽兴自娱自乐，其高雅俚俗完全从字间透出，故有“闲章不闲”“闲章玩味”之说。

中国传统文人画，讲究诗、书、画、印融于一体。在欣赏书画作品时，总是先从印章欣赏入手，从印章中来识别书画家的学识与修养。一枚好的闲章，除了让人玩味之外，还是篆刻家和书画家水平高低的无声自我展现。朋友推荐说，齐白石、张大千等书画大师的闲章最有味道，并且尽其所能搜寻相关资料供我欣赏；我呢，也不厌其烦地将这些闲章一一拍照，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。

日积月累，收集的资料渐多，我发现国画大师齐白石所用闲章中，有许多佳构妙制，如“无所不能有所不为”“一个南腔北调人”“容颜减尽但余愁”“宁可人负我”“要知天道酬勤”“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”等，皆从不同侧面、不同角度表现了他的兴趣爱好和理想情操。事实上，齐老是木匠出身，半生漂泊不定，晚年定居北京，主要以卖画度日，常遭人白眼讥讽，但他从不奴颜媚骨，从不卑躬屈膝，常在其书画中钤盖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“木居士”“鲁班门下”“木匠之门”等闲章以示其经历。在他生前，书画市场上已有不少模仿他笔墨的假画，于是齐白石特意治了一方大印，文曰：“吾画遍天下伪造居多”，以此来自嘲并警醒世人。从这些闲章中，我所欣赏到的不仅是篆刻的艺术美，更多的是大师的人格美！

张大千生前藏画之精之富为艺林所共知，他的藏赏章有“敌国之富”“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”“大风堂供养”等，道出了其藏品的丰富和深挚的情感。他用闲章还十分讲究，“大千世界”“游戏神通”用于一般作品上；“摩登戒体”“除一切苦”专用在仕女画上；“无限离情无穷江水无边山色”用于山水画；“春长好”“云璈锦瑟争为寿”“长共天难老”等，用于祝寿画。在他急需钱时所让出的巨迹上，都钤有一方“别时容易”的闲章，将《浪淘沙》中的“见时难”三字隐去，深表无奈中的惜别之情，大师可爱的一面由此可窥全豹。

闲章品得多了，附庸风雅之意自然滋生起来，于是央求朋友也为我精心雕刻了一方，名曰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”此句出自清代袁枚的《李觉出身传评语》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若如井田方石，有何可观？惟壑谷幽深，峰峦起伏，乃令游者赏心悦目。或绝崖飞瀑，动魄惊心。山水既然，文章正尔。”意思是说写文章要像群山一样起起伏伏，曲折跌宕，这样才能吸引读者，引发共鸣。

“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。”言已尽而意无穷，这或许就是闲章之美——美在言简意赅，美在画龙点睛，美在韵味悠长！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怀宁县文联）

投稿邮箱：ahrbhsfk@126.com